



林建征

九拓琼崖



九拓琼崖

林建征

花城出版社

九拓琼崖

林建征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插页 140,000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册

ISBN 7-5360-0113-4/I·110

半精装定价：1.85元

序

郑莹

小时候，听到不少关于海南的传闻：斩下一段树枝，随手插在地上，第二天便生根抽芽；椰子是神仙赐给人间的仙果，饮一瓢果浆，可以长寿一岁；深山住着猿人，能飞崖越涧，会呼风唤雨……带着神奇色彩，散发着诱人魅力，我从儿时便对宝岛产生谜一般的向往。

年龄渐增，知识稍长，慢慢懂得哪些是神话，哪些是现实。同时也知道五指山下歇过英雄的战马，红色娘子军在绿丛中掀起过风云，四季常青的宝岛有铁血有烽火，有欢欣的笑也有沉痛的泪。我的心头又多了待解的谜：宝岛的面貌究竟如何？

数年前，我随广东作家代表团，踏上萦怀多年的海南，绕岛走了一圈，耳闻目睹虽不很多，却是一幅幅令人心醉的景象：大街上晃动着彩色衣裙；家庭里播放着新潮乐曲；黎寨的船形屋换成敞亮的建筑物；偏僻的天涯海角变成游人如鲫的旅游区；珍贵的橡胶、可可、胡椒到处枝繁叶茂；沉寂的椰村盖起了厂房，就地加工热带作物产品；原始森林建立了场部，有计划地开采、更新……啊，宝岛原来这么美好，这么富饶，撩人情思！通过实地观光，我更产生了强烈的悬念：海南有怎样特殊的地理景观？海南人民走过怎样艰辛的斗争道路？海南人民怎样挥洒热汗，建设美好的家乡？

我怀着求知的欲望，每到一个地方，便钻书店，逛报摊，查阅反映海南的资料、传说和文学作品。遗憾的是，无论从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未能令人满意。于是我心中萌起一个愿望：希望更多地出版反映宝岛生活的文学作品。因而，当我知道林建征同志准备将反映海南生活的散文结集出版时，便深深感到高兴。

我兴奋地读完本书文稿，像欣赏了一次海南的旖旎风光，追寻了一次海南的前进步伐，结识了不少叱咤风云的建设人物。全书收入散文二十八篇。书名叫《九拓琼崖》，除了因集子有一篇同名作品外，书名基本概括了全集的意旨。用“九”来修饰开拓、建设海南的业绩，是含有多重意义的：既表示了人数的众多，万众一心同奋斗；又表示了意志的坚定，百折不挠朝前进；还表示了时间的推移，有经历春夏秋冬，长年累月奋战不懈的意思；更表示了空间的变换，有东西南北，各条战线齐心协力共建宝岛的含义。的确，集子的作品，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人们在开拓、建设海南的事业中，具有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含辛茹苦的刚毅精神。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本书着力描写建国后各阶段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族人民为创建新海南，为中华腾飞而作的巨大努力，讴歌作出贡献的干部、渔民、民兵、林场工人、华侨姑娘、勘探队员，描绘了绵长的海岸线、神秘的原始森林、生气勃勃的华侨农场、日新月异的盐场。其中，有些篇章插入了回忆、倒叙，述说旧社会的苦难和落后，述说海南人民在黑夜高擎火把进行斗争。纵观全书，就展现出海南的历史轨迹，让读者看到海南发展的脉络了。

作者反映宝岛，既严肃认真，也格调清新；既有深厚的

真情实感，也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既富诗的意境，也富含蓄的寓意和哲理。我想，这与作者深入实际的历程有密切关系。林建征同志在海南岛工作了二十五年，参加了海南解放战役的支前和善后，参加过勘测和基建，又长期从事文化、新闻工作，在《海南日报》就当了七年的记者和编辑。调离海南后，还常常回到宝岛采访，走动。其足迹不仅踏遍宝岛城乡，且曾随船捕捞，巡游万顷碧海；进深山黎寨，攀登千米高峰；他常读地方志和史料，分析历史和现状，运用亲自采访的第一手材料，化为形象的描绘，抒写独到的见解。故作品能给读者以真实、具体、鲜明的艺术感染，让读者神游洒满椰风蕉雨的宝岛，领略富有特色的南国风云。书中写莺歌海的就有三篇，作者以充沛的感情，饱满的笔触，把这个僻处一隅的不毛之地如何开发成现代化的大盐场，似长卷丹青般展现在读者眼前。这些作品曾分别被《广东散文特写选》、《萌芽散文特写选》、《岭南行脚》等书选载，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还应该提到的是，有些篇章，如《润物细无声》一文，摄取了周总理一九六〇年视察海南的珍贵形象，通过几个普通镜头，反映出周总理平凡中的伟大，使我们感到一颗高尚的红心在搏动，引起缅怀的情思。

读罢全书，我不仅得到美好的文学享受，且那历年沉积着的多种谜语，也得到部分解答，我是高兴的。与此同时，我也产生这么一种想法——

在开放、改革的号角声中，海南正在起飞，奋力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对来说，本书对这方面的反映少了一些。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热切地希望战斗在建设战线的同志们拿起笔来，也希望作家们多到宝岛体验生活，共同描画

宝岛振翅起飞的雄姿。

承作者不弃，嘱我在书前写几段话，我因压抑不住读后的喜悦，也就写出此文，聊以作序。

目 录

序.....	郑莹
莺歌海.....	1
重返莺歌海.....	15
三访莺歌海.....	22
岛外岛探奇.....	30
彩凤南飞.....	37
上尖峰.....	47
重上天池.....	54
环岛行.....	60
伟岸.....	72
海灯.....	86
南海洪波.....	100
白浪湾.....	107
雾绕征衣滴翠岚.....	113
梦兰.....	128

海侏们·····	143
椰树凌霄·····	156
沧海难酬·····	163
润物细无声·····	169
九拓琼崖·····	174
古井无波水自知·····	181
招风山的招风树·····	187
海峡横流·····	194
火山群和火山神·····	202
顽强的金丝燕·····	209
红林正在崛起·····	215
甘泉从心上喷涌·····	221

莺歌海

一

莺歌海像海洋一样，展开宽阔的身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通过水晶般明净的空气，可以看见青绿的野草染上明灿灿的阳光，荡漾着浩渺的轻波；发着光泽的乌黑的土地上，盛开着一地金子似的笛儿花。云雀群飞窜着，迅速地抛掷那敏捷的身躯，像浪花溅起的碎沫，瞬间又不见了。

春天过去了。

暴烈的太阳低低地滚过草原，把土壤烤得滚烫，野草迅速地萎黄了。炎夏带着沉重而窒人的热风走来，使地面蒸腾起一股抖动的气流，远看像在移动，像是一根根旋转着的水柱，滚动在黄色的波浪里。

秋天，那永远是蓝湛湛的天空，会突然翻脸而露出险恶的颜色，热带台风夹着密云暴雨，凶猛地鞭击着草原，短暂的时间就倾泻下差不多整年的雨量；洪水潜流着，复苏的草原又泛起点点苍苍的颜色。然而，台风暴雨一闪而过，强烈的气流依然抖动着耀眼的波光。

当北方的土地还覆盖在层层冰雪之下，而这里的平均气温却是摄氏十八度。这时，只有北来的候鸟知道这张温暖的眠床。那飞翔着的天鹅、鸿雁和野鸭，就像一片阴霾的云

朵，使这儿显得更苍郁了。

莺歌海是大海的邻居，它躺在蓝得发黑的海边，涌过千万海里的热带海浪，第一个就碰碎在它身上。当浪花像抛起的茉莉花束，高高地在水面上闪着刺眼的白光时，人们可以嗅到浓重的海洋气息。就是这些海水，全国沿海含盐量最高的，达到三点五度^①的海水啊！海南岛像拳头一样伸到深海里，这里又是拳头的前沿。世界最咸海洋之一的红海水，浓度比它逊色得多了。

莺歌海也是山的朋友。像屏风似的从后面环卫着它，那就是海拔一千四百米的尖峰岭等山。它是海南岛最大的原始森林区域。高山密林给莺歌海挡住三面入侵的雨云，使这块草原永远晴朗和干燥。

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发现它潜藏着惊人的力量。只要能把南海的波澜关进这里来，它就会像只神奇的蒸发锅，用那取之不尽的阳光和海水，制成银塑的群山，这就是盐堆，是我们两千年前就和铁有同等价值的盐啊！

是放在稀粥里调味的盐吗？是腌萝卜酸菜的盐吗？是和旧中国苦难的农民的生活连在一起的盐吗？是的，就是这些盐，你知道它是基本化学工业之母吗？你知道当它分解、化合后变成怎样的吗？当某种合金在高速旋转的时候，是什么抵抗了强烈的高温？速度像闪电般快的飞机在高空剧烈地震

^① 指量海水的波美比重计的度数。

荡和摩擦时，是什么控制着汽油的爆炸？当照明弹进射在天空，是什么发光剂迅速穿透沉重的夜空？甚至在为年青姑娘们印染得无比艳丽的衣裳里，在与科学、艺术、生活分不开的五光十色的玻璃器皿里，或者在一块极普通的肥皂里，你也看得出其中那些起着惊人作用的东西吗？这就是盐，或者从盐里分解出来的镁，溴，氯。要生产一吨化学工业上用量最大的碱，就需要两吨作原料用的盐。

那么，莺歌海又将能生产多少盐呢？它每年生产量将超过五十万吨，还有十五万吨以上的化工原料。这数量巨大的产品，用火车运输得好几万卡，用载重汽车得好几十万辆。如果用轮船，按一般港口整年可航的天数计算，每天得开走两艘一千吨以上的轮船。

几千年了，莺歌海一直像一辆爬行着的牛车；但今天，它的步履跨得多么雄浑而广远啊！

三

莺歌海是美丽而富饶的，也是荒僻而干旱的。长久的过去，它除一代代地散播着草籽外，到底有多少忧伤和欢乐呢？

是的，在茫茫的海岛上，在祖国图舆框框的边缘上，遥远和艰辛不是怕人的么？丰饶和壮阔不是魅人的么？曾经有这样的传说：三国时代东吴的大都督陆逊，把整个海南岛也看成瘟疫瘴疠之区，向孙权建议把它放弃，又何况这个岛屿最偏僻之处的莺歌海呢！到了唐、宋，这岛屿又是封建王朝流放犯人的地方。唐朝宰相李德裕和宋朝诗人苏轼就流放到这“千至千不

还”^①的岛屿。然而，它最偏僻的这一角，就是游迹最广的苏轼也没到过。在苏轼认为已经是最遥远了因而题上“天涯”二字的峭壁上，人们还要向西走一百八十里才到那莺歌海哩！

莺歌海在长夜漫漫中挨过了一个又一个世纪，度过了凶险而难忘的时代。一九四二年，黑色的兵舰突然从海上驶来，三岛铸造的大炮在黑土上压下深深的轮辙，浓重的硝烟染污了空气；那就是“天皇陛下”海军特务部头子江波户和日本最大的垄断财阀三井洋行的藤枝得一董事来到莺歌海了。那两个贪婪的野心家居然选中了这地方，要从它身上榨取军用化学工业的盐，无限地投入越来越大的战争。藤枝得一曾得意地拍着江波户的肩膀说：“老弟，自从一九〇五年俄国佬高唱过南海的发现后，现在我们是第一个收获者了！”^②于是，他们一面用强盗的口气写了洋洋万言的《莺歌海由来》的报告；一面用刺刀、皮鞭为垄断资本集团建立功勋。并且趾高气扬地向世界宣布了：开发东亚第一盐场。

在残酷的日子里，莺歌海留下一页血的历史。它周围筑满了堡垒，附近的村庄被毁平了，连盖房子的砖头都被捶碎铺在地上作路基。那从沦陷区运来的，常年累月担负着沉重劳役的奴隶们，是国内第一批到这里来的同胞。他们在皮鞭下忍受着饥饿疾病、妻离子散的痛苦，遭受着死亡的威胁……有过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草原上燃起熊熊的火堆，疯狂的野兽把四百个所谓“患病者”活生生的投进火堆里焚烧。惨厉的呼喊和熏天的臭味，到处回荡着、弥漫着，莺歌海充满了

① 李德裕诗：一去一万里，千至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渡鬼门关。

② 据说：一九〇五年，俄国舰队绕道大西洋赴日本海战，曾经过海南岛的西南，并进入榆林港避风，叫嚷过什么发现。

恐怖和绝望。这就是借口“防鼠疫”的一次大屠杀。

但是，莺歌海并没有屈服。它终于打响了第一声愤怒的枪声。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属于琼崖纵队第二支队的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来到这儿，带队的是一个结实而瘦削的叫老孙头的中年人，穿着一件破旧的衣服，腰间斜插着一支古老的单响。他们仿佛从天而降，一下子消灭了敌人一个顽强的堡垒，待装备强大的敌人来围剿时，他们早就消失在草丛里了。这颗从五指山深处吹来的红色种子，立即在这染透了血的莺歌海的黑土上扎了根，出了芽，生长在群众的心里。

从那一天起，莺歌海经常迸出战斗的火花。公路和铁轨会在漆黑的夜里被毁坏，东洋式的木屋会突然燃烧起来。就是这样，莺歌海开始使敌人坐卧不安。于是东京连续拍来对付共产党的命令。

敌人更加疯狂了，残酷的屠杀所造成的恐怖气氛笼罩着草原。可是英雄的女儿们却在莺歌海坚持斗争，将火焰回敬到敌人身上，甚至江波户的千针带也失灵了。他来不及当草原的第一个收获者，就被无情的子弹戳穿了胸膛。最后，连天皇“恩赐”的追功碑石，也在这儿化成灰烬。

侵略者终于投降了。国民党统治者盗窃了人民的胜利果实，劫收大员像出笼的饿鸡似的一涌而来，一把把地将现成物资塞到肥胀的腰包里。昏庸的劫收大员，竟让阴险的敌人毁掉所有勘探资料。那是用中国人的血汗生命换来的资料啊！持续三昼夜的焚烧，使莺歌海号泣了。剩下的是侵略者幸灾乐祸的诅咒：莺歌海永不翻身了。

事情像一阵风似地过去了，莺歌海除了留下一个通向海洋的缺口外，荒原依旧是一片荒原。人民用血赢得胜利的莺

039262

歌海，如今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地图上涂上“匪区”字样，变成了“生人勿近”地带。

国民党反动政府利用莺歌海来唱开发的高调。一九四六年，伪机关仅仅派了一个小职员到现场打了个转转。飞机在这儿上空兜了一个圈子，就这样，一笔庞大的“考察费”落在宋子文的皮包里^①。然后，就在考察报告里捏造说：“此地尚在原始时代，为蛮荒之区”，“边疆开发，备极艰苦，且冒危险”。

莺歌海沉寂了。但是它真的愿意忍受这样的冷落、毁谤和不幸吗？

四

喜讯终于来到了。一九五五年的夏天，解放了的祖国从遥远的大陆派来了勘测队。他们渡过了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通过三百公里棕红色的公路，钻出翠绿的椰子林，到了崖县的旧城；再走完一段艰难的道路，最后来到了莺歌海。

那段遥远的旅程，是多么艰苦啊！牛车像蜗牛一样在炎热的空气中爬行，穿过一重重比人还高的仙人掌、霸王鞭等丛生的狭路；那木车轮碾起的尘土、沙粒和牛尾巴溅起的污水、牛粪，不断地飞到人的脸上、头发里和衣领里，和汗水一道浆着了。红头的大蜥蜴动也不动地趴在石块上喘气，神气地盯着陌生的客人，像是嘲笑人们夜以继日地走着这么一条艰难的道路。

^① 一九四六年，宋子文曾飞到榆林窥视过莺歌海。

这支由不同年纪、经历和口音的人组成的队伍里，带队的就是当年的老孙头。他经历了多少场艰险的战斗，如今又健壮地归来了。近年来，他曾经在国内各地奔跑，跨过了滚滚的长江，在万里长城上看过飞雪，在庄严的怀仁堂里向我党的领导人敬过酒。而现在，他用踏过天安门广场的脚步，又一次踏遍这沉寂多年的草原。他把年青的共和国的关怀带回莺歌海！

老孙头被任命为筹建处处长。他要和他带领的勘测队员在这儿流下第一滴汗，挖出第一注淡水，架设第一个帐篷。你看：测量队披荆斩棘地在火热的太阳下测地形；钻探队在满是蚂蟥的沼地里转动着钻管；在摄氏四十度高温的席棚下，等候着一昼夜才以毫米计算的流动地下水；在没有星星的深夜，灯光荧荧的船还在翻滚的海涛上作海流测验……一切要走在时间的前面。老孙头经常来去匆忙地在草原上奔跑，眼睛熬满了红丝，平日总是见他骑着绑满了水壶的自行车，带上手枪和塞得鼓胀的公事包，小心翼翼地草丛里被牛车碾成四分五裂的道路奔驰。有一回，不知道他想着什么想得入了神，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滚进齐腰深的水沟去了。

从大陆到这里来的勘测队员们，沉重的行囊里，带来了亲人的照片，故乡的花籽，还带着一颗火热的心。莺歌海热情而惊讶地接待了这些一别十年的祖国健壮的儿女。他们以自己所熟悉的平原、五岳、东海，来比喻赞美这里的草原、高山和海洋。

那位十多年前曾被伪机关派到这里来“勘探”的叫符佳的人也来了。他过去也像莺歌海一样受尽冷落和鄙视。他在年青的时候，从专业学校出来，就幻想着“工业救国”，可是，

他一进国民党盐务机关，十多年就一直躬在桌子上。“工业救国”的幻梦早就被年复一年的担心饭碗打破的现实替代了。一九四六年，他突然接到要到莺歌海去的命令。那时候，他怀着很大的希望和热情，打扮成一个商人，孤零零地来到了离莺歌海二百里的地方。然后顺着未被毁坏的光溜溜的铁轨，自己摇着查道车来到这里。他第一次看到莺歌海的早晨，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一束金光壮丽地投射在天鹅绒般的草原上。一片虔诚的事业心曾使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于是，他把自己所见的宏大的资源条件都写成厚厚一册，回去后又天真地等待着勘测的部署。可是，时间慢慢地过去了，愿望却像石沉大海一样，他的鬓发也随着如流的岁月，慢慢变白了。

现在，他和青年人一起又来到莺歌海。他面对着连绵的草原出神地望着，搓着手，禁不住两手颤动了，随后，脸上又堆满了欢乐的笑容。他也不明白，自己投身盐业三十年，对盐业已经半点不陌生了，可为什么今天竟会这样激动。他从孩子时代就读过有关盐的诗，那和盐打交道的人，从来是“不属州官属天子”的^①。后来，自己又走遍全国的盐区，到过开采了几千年的所谓“盐都”的自贡，也到过靠盐繁荣了的“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盐的转运地扬州。可是几十年来，奔跑了几万里，却何曾见过有过如此规模巨大的场地呢？又何曾参加过如此庞大的勘测队伍呢？解放前自己被压得弯着腰、躬着背和永远没完的公文打交道，但解放后对盐只

^① 白居易《盐商妇》：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官属天子，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